

快意雄风海上来

□赵德发

三十二年前，我在日照市第一海水养殖总场挂职，参加过一次最原始的捕鱼活动——拉竿。因为场里要搞海蟹养殖试验，想通过这种方式拉出一些母蟹，让它们产子。网在水里，人在岸上，一步步喊着号子向外拉。然而，那天我们没有多少收获，只捞出一些被当地人叫作“烂船钉”的小鱼，母蟹则一只也没有。领头的副场长老安感叹：“这海穷得不治了！”

他们失望地收拾渔网，我看着大海发呆。突然一阵强劲的海风吹来，一位渔家女的歌唱响在我的耳边：“早晨太阳里晒渔网，迎面吹来了大海风……”从那一刻开始，大海风经常在我心头刮起。我想，我一定要写出一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

念头易，写作品难。因为我是农家子弟，刚到日照不久，对海所知甚少。望洋兴叹一番，只好回望家乡，老老实实在地讲述土地上的故事。但我毕竟离海很近，海风吹拂，海味熏染，对蔚蓝之境日渐熟悉。我经常到渔村、港口采访，曾随渔民打鱼，还多次跨海旅行。我大量阅读与海洋有关的书籍资料，从历史深处打捞出一网又一网的素材。

从十年前开始，我的作品中有了海洋元素。写了长篇小说《人类世》《经山海》之后，我为了写长篇纪实文学《黄海传》，从长江口走到鸭绿江口。接下来，我心中的海风更加猛烈，助燃创作激情，我开始创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



赵德发著
《大海风》
作家出版社

我选取了1906年至1937年这个时间段。这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神州大地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许多有血性有担当的中国人，从不同方面探求救国之计。有以温和手段致力于改变中国制度的，有提着脑袋投身革命的，还有一些人走“实业救国”的路子。晚清状元张謇就是一位，功绩卓著。《大海风》的主人公邢昭衍以张謇为榜样，也走上了这条道路。他出生于黄海之滨的马蹄所，这是明代建起的一座海防重镇，第一任千总是邢昭衍的祖先。邢昭衍早年在青岛礼贤书院读书，但是一场大海风让他家的商船毁掉，他死里逃生，只好辍学成为一个渔民，后来努力多年，积累了资本，陆续购置轮船，形成船队。在日军将要侵占青岛时，他却将辛辛苦苦购置的多艘轮船沉入胶州湾航道以阻敌舰。我被他实业救国的情怀和面对强敌时表现出的血性深深感动，被那个时

代的海洋气息深深浸染，写出了这部五十万字的作品。

除了浓墨重彩书写主人公大起大落的命运，我还精雕细琢，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的人物：邢昭衍的妻子梭子和妻妹笄子、在青岛办起轮船行之后接纳的师妹翟蕙；他的父亲邢泰稔，造船工头邢大斧头、船老大望天响；胸怀大志、一身正气，声称“先做良医，再做良相”的靖先生；勘破世事、继承中华道统的龙神庙方丈，等等。

书中还出现了几位历史名人，如张謇、王献唐、庄德兰等等。他们堪称夜空中的几颗明星，给黑沉沉的大地投去一些光亮。还有礼贤书院的创办人卫礼贤，身为德国传教士，却被中国文化折服，将中华传统文化的许多经典作品译介到西方，功莫大焉。我们常说那个时代的“西风东渐”，其实还有卫礼贤等有识之士推动的“东风西渐”。

“东风”“西风”，都是“海风”。加上书中所写的一场场大海风，改变了几个人的命运；再加上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歌被主人公一次次听到，心痛不已，于是就有了这个书名。

苏东坡有诗道：“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我在书中没写虹，也没写霓，却写了主人公两次见到的月虹，是夜间由月亮照出来的，十分诡异。快意雄风，读此书可感受到。另外，快意还荡漾在我的胸间——我酝酿多年的这部海洋题材小说终于问世，岂不快哉？

（作者为日照市文联原主席，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从唐伯虎到董其昌

□孙炜

我写作艺术人物传记有个特点，即我会始终自觉地从艺术品收藏史的角度出发进行创作。而写作《唐伯虎传》的动机，则关涉我的另一本人物传记《董其昌传》。

窃以为，在中国书画史和艺术品收藏史领域，凡涉及传统书画艺术品的真、假、优、劣等核心问题，始终绕不过一个历史人物。这个人就是董其昌。董其昌是晚明极具争议的大才子。此公的确是一位划时代的艺术史论大家、一位集大成的鉴赏大师、一位影响深远的书画名家、一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家，更是一位成功的书画商人。在生前，他就已被推崇为一代鉴赏宗师。将其誉为中国艺术与收藏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实不为过。

早在撰写《董其昌传》之前，我就已经开始收集《唐伯虎传》的各种史料，前后历时十年。因为我始终认为，滥觞于明代的第二次艺术品收藏的高峰期应该始自弘治中兴年间，至崇祯年落幕，比始自嘉万年间之说更早，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品收藏的历史周期。它像任何历史事件一样，包含着起、承、转、合等阶段。明四家之一的唐伯虎和其他吴门艺术家，拉开了这道厚重的历史帷幕，而董其昌的生命则伴随收藏市场的发展走向高潮，直至落幕。

我写唐伯虎和董其昌，看似专注于单一的人物，实则将他们融进了时代的大环境之中，谨慎地剔除掉那些关于天才的夸大其词的史料，尽量体现出他们平凡而鲜活的生活，并以此来探究他们生命发展的真实过程。所以，我认为自己所写的不仅是个体的



孙炜著
《唐伯虎传》
中信出版集团

传记，更是明代艺术品收藏高峰期的发展历史。

唐伯虎和董其昌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若把他俩生活的时代贯通来看，则很有意义。

唐伯虎生于成化六年（1470年），董其昌逝于崇祯九年（1636年），两人生命所经过的时间加起来，共是166年，而整个明朝的历史共276年，他俩所经历的时间占据了明代后半程的一大半时光，而明代的弘治中兴、嘉靖中兴、万历中兴这三大中兴，均发生在其中，此阶段正是大明帝国走向繁荣昌盛，又走向灭亡的时期，也是明朝的艺术品收藏市场从兴盛步入繁荣，再走向高潮，直至落幕的历史过程。

唐伯虎在科举道路上攀登时，意外遭遇了所谓的“会试舞弊案”，导致其人生出现了断崖式跌落，继而滑向千百年来读书人若不能科举成功，必将“白首穷儒”的末路。幸运的是，唐伯虎遇上了弘治中兴——明代收藏高峰期自此发端，他转而以职业书画家的人生定位，从毁灭中崛起，最终在艺术

上获得了重生。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是艺术品收藏市场兴盛的必然条件，也印证了民间俗语“盛世兴收藏”的道理。

至嘉万年间，收藏热潮进入巅峰时期。董其昌开始崭露头角。他本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书生，连出门的盘缠都要靠好友资助。然而，他有幸遇上了艺术品收藏高峰期，大发其财，一跃成为江南富裕之地松江府的首富，自此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可是，董其昌去世不过八年的光景，明朝帝国就轰然倒塌了。历史犹如一幕幕戏剧，时代的沧桑巨变，怕是连戏剧家也不敢如此预料。

如果把自明朝掀起的中国历史上第二次艺术品收藏热潮比作奔流的大江，那么，唐伯虎显然已立于涛头，鹰扬天下；董其昌则涉于江尾，独步千里。隔着时空，首尾呼应，尽是风流人生。

当明朝的收藏大潮来临时，船头上伫立着唐伯虎等一班人；百年后收帆，已经换成了董其昌等人。而这两位才子，都是收藏热潮中涌现的弄潮儿。他们的生活，赖于兴盛的书画市场；他们的身影，已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两座丰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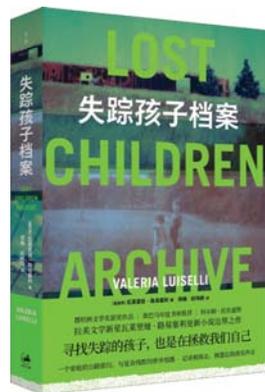
我在写作《唐伯虎传》和《董其昌传》时，遵循着这样的一个创作思路：既然两位才子俱是以书画擅名的艺术大家，那么就不应仅仅依托主人公的生平事迹来写，而是要锚定他们遗存至今的那些重要作品（主要是中外博物馆的藏品），并与存世史料结合在一起，来追寻那些已经远去的人物与事件，以期竭尽全力还原他们的真实样貌。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艺术收藏史学者）

一场记录声音的旅行

□李珉

作为西班牙语文学世界和英语文学世界中年轻一代女性作者的代表之一，瓦莱里娅·路易塞利向来关注空间、旅行和迁徙。随笔集《假证件》中的叙述者漫游在各种各样的都市空间中，小说《没有重量的人》则描绘了纽约这座城市以及在纽约生活过的写作者，而2021年都柏林文学奖获奖作品《失踪孩子档案》在主题上仍然与前作有所关联，但它书写的并非某一座城市，而是一个家庭从纽约出发，不断驶向美墨边境的公路旅行。相比以往的作品，《失踪孩子档案》更关注个体的私人世界和公共生活之间密切相连的关系。和那种具有深度的时间感、历史感的生活相比，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更为空间化的世界里——不同地方的人群越来越频繁地流动、交换，冲突和矛盾也因此变得普遍而日常，与此同时，伴侣和家人也常常不得不经物理空间上的分隔。如何面对这种困境成为许多当代人的共同问题。



《失踪孩子档案》
[墨]瓦莱里娅·路易塞利 著
郑楠 赵伟麟 译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失踪孩子档案》的主人公是一对从事声音研究和声音记录工作的夫妇。他们带着两个孩子——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即男方的儿子和女方的女儿——踏上了从纽约开车去往美国西南部的旅程。妻子发现自己无法帮助墨西哥移民曼努埃拉把她滞留在拘留中心的两个女儿带回身边，这促使她决定实施一个有关边境儿童危机的声音纪实项目，聚焦于那些有关非法入境儿童的庭审现场；而丈夫则开始对美洲土地上的印第安原住民阿帕切人发生了兴趣，并打算严肃地研究这个部族的历史，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重新讲述美国

土地上那些曾被消灭、被驱赶的居民的故事。

两人怀着不同的目的上路了。他们深知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家庭旅行，此后他们将彻底分离。在他们不断向西旅行的过程中，家人之间的纽带开始磨损，孩子们也在消化和理解家庭的危机以及新闻广播中呈现的更大范围内的危机——无数儿童试图穿过边境进入美国，却被拘留，或者直接沙漠里失踪……直到有一天，十岁男孩发现了母亲试图寻找曼努埃拉女儿的意图，于是瞒着父母，偷偷带着五岁的妹妹动身上路，去寻找曼努埃拉的两个女儿。

小说在书写“我”的公路旅行和家庭故事同时，也穿插着作者所虚构的一部叫作《失踪儿童挽歌》的小说文本。《失踪儿童挽歌》讲述的是七个孩子在一个男人的带领下坐在火车顶上非法越境的旅程，一路上他们历尽艰险，其中还有一个孩子付出了生命，最终六个孩子幸存下来。这个故事也从另一个角度讲述了现实中许多中美洲移民儿童的充满危险和苦难的旅程。

路易塞利1983年生于墨西哥，长期生活在纽约。《失踪孩子档案》对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问题的关注，也包含了路易塞利自己身为移民的身份认同和由此出现的现实关切。之所以会出现大量跨越美墨边境的难民儿童，是因为根据美国的移民政策，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入境后，如果满足庇护或救济条件，就能够在美国居住而不被遣返，因此许多儿童和青少年试图在缺乏成年人陪伴的情况下入境。而这一现象更为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恶劣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治安环境。

小说中，路易塞利不仅利用多重叙事视角和多层次的文本，同时还为小说增加了“档案”的维度。小说展示了主人公汽车后备厢里各个文件存储盒里的诸多档案——包括照片、书籍、笔记本、地图等等，见证着有关移民、迁徙的历史以及有关声音研究的诸多信息。这些档案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外部世界的客观性，持续提醒读者在追踪这个家庭故事同时也应该关注这一家人所处的外部环境。总体上看，整个故事展现了公共世界对于家庭和个体生活的深刻影响。作者试图表达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追求个体幸福与成就的历程，无法真正超脱社会语境中那些最主要的矛盾和困境。

（作者为出版社文学编辑）